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二

起玄黠困敦九月盡閏逢攝提格四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中

廣順二年九月甲寅朔吳越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史吳延福同參相府事 庚午敕北邊吏民毋得入契丹境俘掠 契丹將高謨翰以葦棧度胡

盧河入寇

胡盧河在深冀之間橫亘數百里
丁度曰胡盧河即衛漳之別名

至冀

州成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

等屯貝州以拒之

九域志貝州北至冀州一百二十里

契丹聞之遽

引兵北度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望見官軍爭鼓

譟欲攻契丹官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 蜀山南

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為

備蜀主遣奉鑒肅衛都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

趣七

俞翻既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引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

斷丁亂翻

在湖南政出多門

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

吉水古吉陽縣地久廢唐置吉水縣屬吉州九

域志在州東北四十里宋白曰隋開皇十年廢吉陽縣入廬陵縣大業分廬陵縣水東十一鄉為吉水縣言

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喪息浪翻

宜別擇良帥益

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

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為備唐主召劉言入朝

朝直遙翻

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

險

朗州武陵郡

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

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遠行逢及牙將

何敬真張傲蒲公益朱全琇

琇音秀

宇文瓊彭萬和潘叔

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

分扶問翻

叔嗣文表

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

須成功情款甚昵

昵尼質翻

諸將欲召溱州酋長符彥通為

援

淑音叙符讀曰蒲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符彥通自謂符秦苗裔

行逢曰蠻貪而無義

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

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帝乾祐二年

吾

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

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為羣蠻

所憚

瑫他牢翻

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

道趣長沙

趣七喻翻

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

孫朗曹進奔朗州見上卷是年

正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

逵等克沅江

沅音元沅江漢益陽縣地隋改為安樂又改為沅江乾寧中改為橋江楚復為沅江

屬朗州九域志在岳州西南一百二十六里

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

衆五百降之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

直造益陽

造七到翻

四面奔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

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達等克橋口及湘陰

九域志潭州長沙縣有橋

鎮口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

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

醴陵門潭州城東門折而設翻

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達

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

武平當作武安軍府謂潭州軍

也府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

百級蒲公益攻岳州

風俗通漢有詹事蒲昌又晉書載紀氏首蒲洪之先其家池中蒲生

長五丈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唐岳州刺史宋氏其後改姓符則蒲之所自出有二焉

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

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

於南漢

郴尹林翽

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

北者數十萬口契丹州縣亦不之禁詔所在賑給存處

之

賑津忍翽處昌呂翽

中國民先為所掠得歸者什五六丁未

李穀以病臂久未愈

李穀病臂始上卷是年六月穀上頌有李字文乃明

三表辭

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

謂李穀掌三司金穀也

朕難其

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

朝直通翻

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

入相見穀入見於金祥殿

見賢通翻

面陳悃款

悃苦本翻誠也

帝不

許穀不得已復視事

復扶又翻

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

令刻名印用之

辛亥敕民有訴訟必先厯縣州及觀

察使處決不直

處昌呂翻

乃聽訟於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

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

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

倩七此翻假倩也事不干已妄興詞訟謂之客訴

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

五代會要党項野雞族居慶州

北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網商

剽匹妙翻網商

往沿邊販易者薛史慶州北十五里寡婦山有蕃部曰

野雞族刺史郭彥欽擅加羅鹽錢民夷流怨蕃族獷悍

好為不法彥欽乃奏

唐於古鳴沙之

野雞族掠奪網商

帝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

地置威州周改曰環州九域志寧州北至慶

劉言遣

州一百二十里環州南至慶州一百八十里

使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為鄰寇所陷

鄰寇謂唐也

臣

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

言削平湖南舊楚之地

唐主削

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侯從查文徽克建州

見事

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唐主之保大三年也

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

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

事見上卷元年唐之保大九年也

潭人

謂之邊菩薩

菩薩乎翻薩桑葛翻釋典菩薩也薩濟也言能普濟衆生也

既而為節

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

供居用翻

盛修佛事潭人失望

謂之邊和尚矣左僕射同平章馮延巳右僕射同平章

事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巳皆罷

守本官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

比毗至翻

乃議休兵息民或

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

用何數十年之有

人非金石唐主自謂真能享無疆之壽乎然欲終身不用兵而周兵已至

淮上矣

唐主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

以歐陽廣言違鎬必敗其言驗也

十一月辛未徙保義節度使折從阮為靜難節度使

折從阮自陝州徙郿州難乃旦翻下同

討野雞族癸酉敕約每歲民間所

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

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

先悉薦翻

禁民私賣買

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

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

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

便之 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修塞

行下孟
翻塞悉

則 甲午前靜難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

兩帝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

五代
之時

不特方鎮入朝買宴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幸會
節園羣臣買宴則在朝之臣亦買宴矣犒苦到翻 自今

如此比者皆不受 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

郴州
林翻

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於蠓石

蠓石在郴州義
章縣蠓音豪

崇徹登

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

十里 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

李澄

誣李崧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馮道以徐台符素與李崧善故為請誅誣告者

馮道以

為屢更赦不許

更工衛朝

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帝癸卯收

延遇澄誅之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

使疏吏朝

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

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

曰恭孝

初麟州土豪楊信自為刺史受命於周信卒

子重訓嗣

考異曰崇訓或作崇勲世宗實錄作崇訓後蓋避梁王崇訓改名也按考異則重訓當

訓作崇以州降北漢至是為羣羌所圍復歸款

復扶求救又訓

於夏府二州

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戾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府州一百

二十里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為武平節度使制

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為武安節度使

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

王逵既得

潭州則殺何敬真既殺何敬真則攻劉言而併朗州

詔折從阮野雞族能改過

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壬戌從阮奏酋長李萬

全等受詔立誓外

酋慈秋嗣長知兩嗣

自餘猶不服方討之前

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

佃亭年翻

唐末中原宿兵所

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

輸春遇翻下歲輸同

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

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

詰去吉翻

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

以千萬計

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宗天祐元年

給東南諸州農

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

帝素知其弊會閤門使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

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

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

見賢通訓

悉除租

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
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
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
錢何為 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

按葉仁魯漢高祖之親將

也天福十二年嘗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帝之故
吏必嘗事帝於樞密院或討河中鎮鄴都時也

坐賊

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
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帝

以河決為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

行下孟翻

鎮寧節度使

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

沮在呂翻

閏月榮復求

入朝

復扶又翻

會峻在河上帝乃許之

契丹寇定州圍義

豐軍

時置義豐軍於定州義豐縣

定和都指揮使楊弘裕夜擊其營

大獲契丹遁去又寇鎮州本道兵擊走之

丙申鎮寧

節度使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又從榮入朝帝召

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又忠於所事昔在河中

屢挫吾軍

謂漢乾祐間帝討李茂貞時也

汝輩宜効之王峻聞榮入朝

遽自河上歸戍戍至大梁彰武節度使高允權卒其

子牙內指揮使紹基謀襲父位詐稱允權疾病表已知

軍府事觀察判官李彬切諫紹基怒斬之辛巳以彬謀

反聞王峻固求領藩鎮帝不得已以峻兼平盧節度

使高紹基屢奏雜虜犯邊冀得承襲帝遣六宅使張

仁謙詣延州巡檢

職官分紀曰唐置十宅六宅使以諸王所屬為名或總云十六宅後止曰

六紹基不能匿始發父喪戊申折從阮奏降野雞二

十一族唐草澤邵崇上言

布衣未有朝命者謂之草澤上時掌

翻近游

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

謂邊鎬潭州之

敗也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為之備

智識之士何國無之顧用與不用耳

初

王逵既得潭州

事見上卷十月

以指揮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

副使朱全琇為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為武平節度副

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敬真全琇各置牙兵與逵

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

無復上下之分

拏奴加翻分扶問翻

唯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

愛之敬真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

謀作亂言素忌遠之彊疑遠使敬真伺已將討之遠聞

之甚懼

伺相吏翻

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

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遠喜曰與公共除兇黨同

治潭朗

周行逢之據有潭朗自此造端矣治直之翻

夫復何憂

夫音扶復扶又翻

會

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

說式芮翻

遣敬真

全琇南討

南討者拒南漢之兵

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

遠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

琇為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

至長沙達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

妓渠
綺翻

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

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趣嶺北

全道永三州皆在
大庾嶺之北趣七

喻翻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達乘敬

真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

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

太師謂劉言朗府在
潭州之西故謂之西

府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

真以徇未幾

幾居
豈翻

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癸

丑鎮寧節度使榮歸澶州

澶時連朝

初契丹主德光北還

見二

百八十六卷以晉傳國寶自隨至是更以玉作二寶

傳國

寶及受命寶也五代會要曰時製寶兩座用白玉方六寸靖虎紐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宋白曰時內司製二寶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言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八璽其一曰神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靖龍紐文與傳國璽同傳國璽秦皇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紐盤五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為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璽因文為名並白玉靖虎紐歷代傳受或亡失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貞觀十六年別製玄璽一座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

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座文曰皇帝受命之寶天福四年製寶一座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篆分寸制度勅今製國寶兩座其一宜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命中書令馮道書寶議者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器遠古無間運計樞曰舜禹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秦兼六國稱皇帝禮取藍田之玉王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李斯為大篆書之形制如龍魚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亡子嬰以璽降漢漢世世傳寶之王莽之篡求璽於元后后授之於堦一角微缺莽誅歸之更始更始敗歸之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巾亂授璽於井孫堅入洛見井有五色氣取得之以歸袁術術敗荊州刺史徐璆得之詣許以進獻帝魏受漢得之以傳于晉洛陽之陷劉聰得之劉曜為石勒所禽璽歸于鄴石氏之亂冉閔得之閔敗晉將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

子鑒以璽走為追兵所迫投於栖霞寺井中僧永杼得而匿之陳永定二年永弟子普智以璽上陳文帝隋平陳始得秦真傳國璽煬帝江都之禍宇文化及得之化及敗璽歸竇建德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璽獻于唐唐禪楊涉送寶于大梁莊宗滅梁得之同光末內難作寶為火灼文字訛缺明宗得之清泰敗以寶隨身自焚而死寶遂亡失其神寶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龍隱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大耳不知何代製造東晉孝武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得之慕容永送於金陵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齊攜走江北獻之齊文宣帝宇文弒齊得之宇文亡入隋隋文帝改號傳國璽又改為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於亡陳以北朝所傳神璽為第一秦璽次之隋亡竇建德妻與神璽俱獻長安唐末不知所在其說頗有源委因載于此更工衡翻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真

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

以符會等擅歸召變也

樞密使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

以端明殿學士顏衍

衍苦旱翻又苦旦翻

樞密直學士陳觀代范

質李穀為相帝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朕更思之峻

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帝尚未食峻爭之不已帝曰

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乃退

舊制寒食節休假前後共五日假居

訝翻癸亥帝亟召宰相樞密使入幽峻於別所帝見馮道

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

子專務間阻暫令詣闕已懷怨望

間古覓翻令詣闕謂聽皇子榮自澶州入

朝也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

復扶又翻峻求領藩鎮見上月

觀其志趣殊未盈厭

厭於艷翻又於鹽翻

無君如此誰則堪之甲

子貶峻商州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羣后孩撫朕躬

言視朝臣

如凡上肉撫天子如嬰孩

帝慮鄴都留守王殷不自安

王峻王殷佐命有功一體

之人峻得罪故慮殷猜懼

命殷子尚食使承誨詣殷

尚食使唐尚食奉御之職

諭

以峻得罪之狀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

視之未幾而卒

幾居豈翻

帝命折從阮分兵屯延州

折從阮時

為靜難帥帥兵討野雞族而還師

高紹基始懼屢有貢獻又命供奉官

張懷貞將禁兵兩指揮屯鄜延

鄜方無翻

紹基乃悉以軍府

事授副使張匡圖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三

月甲申以鎮寧節度使榮為開封尹晉王

王峻既敗始名榮入

丙

戌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為鎮寧節度使初殺牛族與

野雞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官軍利其財畜

而掠之殺牛族反與野雞合敗寧州刺史張建武于包

山

敗補邁翻

帝以郭彥欽擾羣胡致其作亂

事見上年十月

黜廢於

家 初解州刺史浚儀郭元昭與權鹽使李溫玉有隙

漢隱帝分河中之解安邑聞喜溫玉壻魏仁浦為樞密
為解州解戶買翻推古岳翻

主事

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
都臺事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隋開皇初改都令

史為都事置八人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
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煬帝並去令史之名更曰主事
初雜用士人至唐並用流外
至五代樞密院亦置主事 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

貞反溫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繫溫玉奏言其叛事連

仁浦帝時為樞密使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為樞密

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

吾兄平生不與人為怨况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丁亥仁

浦白帝以元昭為慶州刺史 己丑以棣州團練使太

原王仁鎬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唐主復以左

僕射馮延巳同平章事

去年十月唐失潭州馮延巳罷相

周行逢惡

武平節度副使張傲

惡烏路翻

言於王逵曰何敬真傲之親

戚臨刑以後事屬傲公宜備之

屬之欲翻

夏四月庚申逵召

傲飲醉而殺之

丙寅歸德節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

戊辰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絛四萬餘

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

舉絲者以貨物貸與民至絲熟而徵其絲上時掌翻

帝額之五月丁亥敕榜宋州凡常思所舉悉蠲之思亦

無忤色

忤疾各翻

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母昭裔

出私財百萬營學館

校戶教翻母音無姓也齊宣王封母弟於母鄉其後因以為氏且

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

自漢司馬相如

楊雄以來蜀中號為多士而斯文之盛衰則繫乎上之人

六月壬子澶州奏契丹

知盧臺軍事范陽張藏英來降初唐明宗之世宰相

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

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

雕印九經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年至是而成凡涉

二十八年

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史言聖人之道所以不墜者以其有方策

之傳也

王遠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

指揮使鄭玟

玟古孝嗣

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於

別館

劉言為武平節度使鎮朗州非武安也安當作平言以元年七月得朗州至是而敗

秋七

月王殷三表請入朝帝疑其不誠遣使止之唐大旱

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

之民與兵鬪而北來

觀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

帝聞之曰彼

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已未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

予

子讀日與

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

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

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

去年劉言表移使府於朗州

甲戌遣通事舍

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

翟長伯朝又從歷朝

逵還長沙

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

為潘叔嗣

殺王逵周行逢殺叔嗣張本

九月己亥武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

決河

滑州自唐以來置義成節度宋朝太平興國元年以太宗舊名始改為武成軍於此時武當作義塞

悉則翻

契丹寇樂壽齊州戍兵右保寧都頭劉漢章殺

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并其黨伏誅 南漢主立

其子繼興為衛王璵興為桂王慶興為荆王保興為禎

王崇興為梅王 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至丹慈

丹州在龍

門河之西慈州在龍門河之東宋朝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屬隰州九域志吉鄉縣在隰州西南一百六

十里北至貝鎮皆大水 帝自入秋得風痺疾

痺必至翻又毗至翻

害於食飲及步趨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帝欲祀南郊

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

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圓丘社稷壇作太

廟於大梁

自梁都大梁以來建立郊廟皆所未遑晉天福四年太常禮院奏唐廟制度請以至德宮

正殿隔為五室而巳今始作太廟

癸亥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於洛

陽南漢大赦

冬十一月巳丑太常請準洛陽築四

郊諸壇從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于西郊

祔享于太廟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專橫

恃佐命之功也橫戶孟翻

凡河北

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倍斂民財

處昌呂翻分扶

問翻指蒲侯翻

帝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與國同體

都帑庾甚豐

帑他胡翻

卿欲用則取之何患無財成德節度

使何福進素惡殷

惡烏路翻

甲子福進入朝密以殷陰事白

帝帝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檢

戊辰府州防禦使折德宸奏北漢將喬贊入寇

贊於倫翻

擊走之王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

以備巡邏

從才用翻量音良邏郎佐翻因充京城內外巡檢遂有此請

帝難之時帝

體不平將行郊祀而殷挾震主之勢在左右衆心忌之
壬申帝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
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城殺之命鎮寧節度使鄭仁
誨詣鄴都安撫仁誨利殷家財擅殺殷子遷其家屬於
登州 唐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
罷乃復行之 唐罷貢舉事見上卷上年 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
白水塘溉田以實邊 先志薦謂白水塘在楚州寶應縣西八十里鄧艾所築也 馮延巳
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開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

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
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
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
不成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鉉
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鉉校
書郎分司東都鉉之弟也

鉉口駭翻唐以揚州為東都史言唐主惑於二馮而

罪二徐路振九國志鉉踏皆徐延休之子

道州盤容洞蠻酋盤崇聚衆自稱

盤容州都統屢寇郴道州

首慈秋翻盤姓也即盤瓠之後郴道二州時皆屬南漢

乙亥帝朝享太廟被袞冕左右掖以登階

朝直遙翻被皮義翻

掖羊纔及一室酌獻俛首不能拜而退

免

命晉王榮

終禮是夕宿南郊疾尤劇幾不救夜分小愈

劇甚也增也幾居希

翻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祀圓丘僅能瞻仰致敬而

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大赦改元聽蜀境通商

晉天福初

蜀猶與中國通開運以後中國多事蜀有吞併關西之志不復與中國通矣

戊寅罷鄴都

唐莊宗始以魏州為東京後罷東京以為鄴都

但為天雄軍

庚辰加晉王榮

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帝

見賢通翻

中外恐

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

明宗時者

唐明宗以軍士流言濫賞養成其驕莫肯效命何足法也

帝聞之壬午召

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

軍為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

贍力豐翻

鮮息善翻贏餘經翻

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兇徒騰口不顧人主

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

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

息

驍兵於分外希賞苟非以法齊之其無厭之心庸有極乎索山客翻

初帝在鄴都

漢隱

帝天祐三年

帝在鄴都

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

澶州以為牙將榮入為開封尹

去年三月榮為開封尹

未即召翰

翰自至榮怪之翰請間

問古菟翻

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

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

即日入止禁中丙戌帝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

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以鎮寧節度使鄭仁誨

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戊子以義武留後孫行友保義

留後韓通朔方留後馮繼業皆為節度使通太原人也

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

謂討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時

見唐十八

陵無不發掘者

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

宗宣宗懿宗僖宗凡十八帝皆葬關中陵名各見前紀

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

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

無用石以甕代之

當衣於既斂力瞻翻甕蒲歷翻搏埴而陶之今謂之甗

工人役

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

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又曰李洪義

當與節鉞

以李洪義發漢隱帝密詔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乾祐三年

魏仁浦勿使

離樞密院

離力智翻

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

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鎮原

武凡八口

九域志滑州白馬縣有靈河鎮漁池亦在滑州界酸棗津在大梁東北陽武在鄭州河陰

在孟州東南六明鎮在大通軍大通軍即胡梁渡也晉天福四年建浮橋置大通軍原武在鄭州之北塞悉則

翻先悉薦翻

至是分遣使者塞之

帝命趣草制

趣讀日促以端

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

宣制畢左右以聞帝曰吾無恨矣以樞密副使王仁鎬

為永興軍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

度使重直龍圖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步軍

都指揮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總殿前

侍衛司馬軍步軍都指揮使總侍衛司步軍宋朝三衛

之職助於此武信軍遂州武定軍洋州昭武軍利州三

鎮皆屬蜀李重進等遙領也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帝召入禁中屬以

後事仍命拜榮以定君臣之分長知兩翻屬之是日帝

殂於滋德殿

年五十一

祕不發表乙未宣遺制丙申晉王即

皇帝位

考異曰太祖實錄乙未宣遺制晉王榮可於

羣臣奉帝即皇帝位蓋以乙未宣遺制丙申即位也

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

吳權

據交州見二百八十一卷晉高祖天福三年南漢高祖之大有一年也

子昌岌立昌岌卒

岌魚及翻

弟昌文立是月始請命於南漢南漢以昌文為靜

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

大舉入寇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

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

考異曰晉陽見聞錄衮帥騎五六七萬

號十萬來會今
從世宗實錄

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

從暉為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

揮使

義成軍滑州武寧軍徐州皆屬周白從暉等亦遙
領考異曰世宗實錄賊將張暉領三千騎為前

鋒今從晉陽

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

趣七
諭翻

蜀左匡

間見實錄

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廢趙

廷隱

二事並見二百八十
八卷漢乾祐元年

蜀人皆惡之

惡烏
路翻

蜀主使將

兵救王景崇思謙逗撓無功

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
二年蜀之明德十二年也

撓奴
教翻

內慙懼不自安自張業之誅宮門守衛加嚴思謙

以為疑已言多不遜思謙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蜀

主閱衛士有年尚壯而為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

殺之蜀主不能平思謙三子辰嗣裔倚父勢暴橫為國

人患

橫戶孟翻

翰林使王藻

職官分紀唐有翰林使掌伎術之待詔者五代有翰林茶酒使

蜀蓋仍唐舊制

屢言思謙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朝蜀主命壯

士擊殺之及其三子藻亦坐擅啓邊奏并誅之北漢

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

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辟於太平驛

宋白曰梁侯驛在圍柏谷南太平驛

西北太平驛東南
距潞州八十里

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

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

潞州治上

黨秦為郡後周改曰潞州

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

天福十二年李榮有逐麻荅之功見

二百八十七卷

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

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

謂廣順元年劉崇圍晉州不克而歸

也事見上卷

勢威氣沮必不敢自來

沮在呂翻

陛下新即位山陵

有日人心易搖

易以鼓翻

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

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

少詩照翻

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

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

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

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

能為山否

馮道歷事八姓身為宰相不聞獻替唯諫世宗親征一事

帝不悅惟王溥

勸行帝從之

三月乙亥朔蜀主加捧聖控鶴都指揮

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

職

罷其掌禁兵之職也

蜀主懲安思謙之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

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北漢乘勝進逼潞州

乘梁

侯驛之勝也

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

出北漢軍後

磁州武安縣有固鎮自此西北行至遼州北漢軍時已攻潞州符彥卿若至遼州界

則出其後矣

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

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

九域志晉州東至潞州三百八十五

里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

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

寧江軍變

州屬蜀清淮軍壽州屬唐樊何亦遙領也

義成節度使白重贊

重直龍翻

鄭州防

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

趣七

衛 宣徽使向訓監之

監古 重贊憲州人也

衛 辛巳大赦

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

山陵在鄭州新鄭縣

以鄭仁誨

為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

九域志大梁至懷州三百

二十里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鼎私謂通

事舍人鄭好謙曰

鼎直遙翻好呼到翻

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

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

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梟械於州獄

懷州獄也

壬辰帝過澤州

九域志懷州北至澤州一百二十里

宿於州東北北漢主

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

劉昫曰高平漢注氏縣地宋白曰漢注氏縣後魏改玄氏北齊改高平九域志高平縣在澤州東北六十五里

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

考異曰世宗實錄甲午賊陳於高平南之高原按

下又有甲午此必癸巳誤也今從十國紀年

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

亟進

趣讀曰促

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

陳讀曰陣下同巴公鎮在晉城

北縣東

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

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

重進與侍衛馬步都虞侯李重進將左軍居西

白重進當作白

重贊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

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

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

軍可破也

北漢主未戰而先有輕敵之心宜其敗也

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

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為然楊衮策馬前望周

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

勅渠京謂北人望塵知敵數又觀敵人置陳而知其強弱

楊衮必有見於此

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顏曰

顏如占翻

時不可失請

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

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

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

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

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

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

幾居
宣翻

樊愛能何徽引

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

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

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

謂張承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承德從之各將二十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先悉薦翻太祖皇帝自北漢兵披靡披普彼翻內殿直夏津馬仁瑀

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

十人士氣益振

內殿直周所置殿前諸班之號夏津漢鄒縣唐天寶元年改曰夏津屬貝

州九域志屬大名府在府東北二百五十里瑀王矩翻乘繩證翻呼火故翻

殿前右番行

首馬全又

去年馬全又自澶州徙帝入朝已補殿前指揮使未至散員指揮使也右番行首居殿前

右番班行之首其官猶在散員指揮使之下行戶剛翻

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為

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

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

陳讀曰陣下同

褒賞張元徽趣使乘

勝進兵

趣讀曰促

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

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

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

北漢雖出於沙陀自謂劉

氏纂高光之緒故旗幟尚赤

楊褒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

之語全軍而退

考異曰五代史補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飛騎數千及觀世宗兵少悔之召諸

將謀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使但以本軍決戰不唯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諸將皆以爲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已見必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陳也三軍皆費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敢救而崇賊今從世宗實錄薛史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

剽匹妙翻

重直用翻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

之

校戶教翻

莫肯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

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

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

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

薄迫也復扶又

北漢

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弃御物及

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

僵居良翻勝音升

是夕帝宿於野次

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

卒稍稍復還

還從宣翻

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選

北漢降卒數千人為効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

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

貲當作資

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

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

被皮義翻褐毛衫也無柄曰笠有柄曰笠

乘契丹

所贈黃騮

騮力求翻詩騮注赤馬黑髦曰騮黃色近於赤

帥百餘騎由雕窠嶺

遁歸

雕窠嶺在高平西北由江猪嶺路入帥讀曰率

宵迷

夜行而迷失道也

俘村民為

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

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

憊

憊蒲拜翻

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

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卧行宮帳

中張承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

張承德太祖壻既親且專掌殿前兵侍衛

左右故訪以

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

其事決可否

先逃死未塞責

塞悉則翻

且陞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

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

地大呼稱善

呼大故翻

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

十餘人

使疏吏翻

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

朝直遙翻

將即亮

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

翻下同

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

事見二百九十卷太

祖廣順元年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櫬

車歸葬

櫬車小棺也櫬音衛

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

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

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

兼者以本

職兼節鎮祿賜優於遙領者

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

此正除節鎮

張永

德盛稱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為殿前都

虞候

後魏之末宇文置虞候都督以主候騎虞候之官蓋始於此五代殿前都虞候在副都指揮使

之下與都副指揮使同掌殿前班直

領嚴州刺史

嚴州隸嶺南時為南漢所有遙領刺史耳

今武臣所領選郡刺史正此類而落階官正除刺史者謂之正任刺史然亦未嘗臨郡治民也劉昫曰嚴州秦桂林郡唐乾封間招致生獠置嚴州宋開寶七年廢嚴州以來賓縣隸象州以馬仁瑀

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義為散員指揮使自餘

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

校戶教翻

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

者

行戶剛翻時諸軍皆分左右廂廂各有主帥按薛史自五季至宋武官有軍主廂主曹威為奉國軍

主遷本軍廂主劉延欽為控鶴主是其徵也

釋趙鼎之囚

囚趙鼎所以威衆戰勝則釋之

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衮將其衆

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

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
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為都
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
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

北漢既敗

走移晉州東出之師北攻汾并

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

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贊副之

乘勝進攻晉陽隨駕之下當有都字

漢昭

聖皇太后李氏殂于西宮

周太祖既踐阼漢太后李氏遷居西宮事見上卷廣順元

年

夏四月北漢孟縣降

孟古縣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二百里然宋下太

原徙治陽曲宋白曰孟縣本晉大夫孟丙之邑漢為孟縣按前此孟縣在今縣西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故孟縣城是也後魏省屬石艾縣隋開皇十六年分石艾縣置原仇縣屬遼州因原仇故城為名即今縣是也大業二年改原仇為孟

縣從漢舊名

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

九域

志晉州北至汾州三百五十里

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

使康延沼攻遼州

遼州唐之儀州也梁開平三年勅充州管内已有沂州其儀州改為遼州

九域志潞州東北至遼州二百四十三里

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下

唐置沁州至宋太平興國五年廢沁州以和川縣隸晉州熙寧五年省和川縣入冀氏九域志冀氏縣在晉州

東二百八十里

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

沁音七鴉翻

刺史張漢超

說式為翻

漢超即降

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

孝皇帝于嵩陵

三月乙酉梓宮赴山陵四月乙卯方葬與北漢交兵葬備多闕故綏

廟號

太祖

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

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

齊王宏弼死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

福八年鎮王宏澤死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

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

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

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

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

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

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意

史言謀不先定

者非廟勝之策

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

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

師有歸志宜其無功

既而諸軍數十萬聚

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

剽匹妙翻

稍稍保

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

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

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

山東近便諸州謂邢趙鎮定

已未遣李

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度徒洛翻

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

王馮道卒

考異曰五代通錄謚曰文懿今從世宗實錄薛史

道少以孝謹知名

以此知名人所難能也少詩照翻

唐莊宗世始貴顯

馮道事劉守光位不過參軍入唐始

貴顯

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

離力智翻唐制太師太傅太保

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

智浮沈取容

滑音骨沈持林翻

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

之狀

馮道長樂老叙既自陳其榮遇又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

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如此

時人往往

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

管子之言

禮義治人之大法

治直之訓

廉恥立人之大節況

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

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

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

節之士三

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

死事之人十有五

謂張源德夏魯奇姚

洪王恩同張敬達翟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馬彥超宋令珣李遐張彥卿鄭昭業凡十五人皆

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

時之亂

惡鳥路翻

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

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
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

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

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

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

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

斷音短為

之于倚翻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

人此事歐陽公得之於五代小說朝直遙翻下同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

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少詩治翻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

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

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

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貿音茂易也問

古覓乞若巨山不可轉也夷考范質之為人蓋學馮道者也乞與屹同魚迄翻

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
雖復華色之美織紉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
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

維汝鵠翻治直
吏翻行下孟翻

何則

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

五朝唐晉遼
漢周八姓唐

莊宗明宗潞王各為一姓石晉邪
律劉漢周太祖世宗各為一姓

若逆旅之視過客

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

怍疾
各翻

大節

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
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

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
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
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

賢見

遍翻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

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

冠古玩翻
相息亮翻

國存則依違拱

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

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

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

遠于臣
願翻

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

引論語夫子之言

豈專以

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

乎

盜跖從卒九千橫行天下而以壽終子路仕衛孔悝之難子路死之蒞於衛東門之上

抑此

非特道之愆也

愆過也

時君亦有責焉

時君謂五朝八姓之君

何

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

臣

中士中君以人品言謂識見不及上而可以語上者

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

君事讐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

復用以為相

復扶又翻

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

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溫公以此警後世之君臣深矣

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

郭言皆舉城降

屬郡雖降而都府未克終於無並大軍既退則其地復為敵有矣

初

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

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况我乎反意遂決及敗

崇訓先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

之不獲遂自刎

劉古頂翻

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

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

彥卿及帝鎮澶州

廣順元年帝鎮澶州三年入為開封尹

太祖為帝娶之

為子偽翻

壬戌立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王

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

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

趣七喻翻

癸酉北漢忻州

監軍李勅殺刺史趙臯及契丹通事楊耨姑

勅渠京翻耨奴篤翻

舉城降以勅為忻州刺史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

州

去年王逵移使府於澶州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三

起閏逢攝提格五月盡柔兆執徐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

顯德元年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於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

已而潘叔

嗣殺王逵而周行逢叔田父漁者之功矣

丙子帝至晉陽城下

帝自上黨

趣晉陽七
日而至
旗幟環城四十里

史言周兵之盛幟昌志翻環音宦

楊

衮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於周召與計事
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
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衮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
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
以鄭處謙為節度使

創置方鎮以懷撫鄭處謙處昌呂翻

契丹數千

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聲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

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

九域志忻州忻

容縣有忻口寨
在石嶺關南

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

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

沁七鴉翻解戶買翻
姓也姓苑自唐叔虞

食邑於解晉
有解狐解揚

誣奏云潜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

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

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

陳讀
曰陣

史彥超將二十騎

為前鋒

二十太少恐
當作二千

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

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為契

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

引兵還晉陽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將州兵

來朝

將即亮翻

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

復扶又翻漢乾祐三年罷永安軍見

二百八十九卷以德辰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

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大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

陝失冉翻

考異曰世宗實錄徵懷孟蒲陝丁夫數萬攻城旦夕之間期於必取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

帝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意晉陽見聞錄六月旦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間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

行趨捷跳梁於城隅晡晚殺

初王得中返自契丹

北漢主遣

王得中求救於契丹

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

見上卷本年三月

殺鄭處謙囚得中送于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
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所求或謂得中
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
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園中若以實告
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
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申辰帝以得中欺罔縊
殺之

王得中之死知所
惡有甚於死者也

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

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

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
或乘屢勝之勢敵人畏

警自守不敢迎戰故易退軍者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遮其前率衆躡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為吾之累故難易以

鼓翻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殿丁練翻北漢

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還從宣翻芻糧數十

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

亡不可勝計剽匹妙翻凡行軍所欲得以為用者皆謂之軍須勝音升所得北漢州

縣周所置刺史等皆弃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

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前所謂都府未拔雖得屬郡而

無益者要其終也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以乙巳發晉陽甲子至鄭州考

之中間不應以乙酉至潞州恐是乙卯

丙寅謁嵩陵

嵩陵復土帝適有軍旅之事不獲親之此

其謁陵與彝制謁陵其情有不同者

庚午至大梁

帝違衆議破北漢自

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

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

獨治

治直之翻

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

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

忌舉不信羣臣也

褊輔典翻

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

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

守式又翻

能豐財足食者使掌

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 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 河西節度使申師厚不俟詔擅奔鎮入朝

太祖廣順元年申師厚鎮河西事見二百九十卷

署其子為留後秋七月癸酉

朔責授率府副率

唐制東宮十率府皆有副率其後遂以為冗散之官申師厚以藩府失職

牙將而得節奔鎮擅歸雖加責授猶勝故吾

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

兵馬都元帥 癸巳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

徒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判三司

長山漢於陵縣地江左僑置廣川縣及武彊縣隋廢郡改武彊曰長山唐屬淄

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景姓也姓苑云齊景公之後余姑以春秋時言之晉宋皆有景公何獨齊哉加

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乙未以樞密副使魏

仁浦為樞密使范質既為司徒司徒竇貞固歸洛陽府

縣以民視之

府縣謂河南府及洛陽縣也

課役皆不免貞固訴於留

守向訓訓不聽

以竇貞固漢之舊臣故也考古驗今何足怪

初帝與北漢主

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猪嶺遏
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
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己巳廢鎮

國軍

唐末以華州為鎮國軍

初太祖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

北漢之功

王晏拒北漢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

其鄉里在滕縣徙晏

為武寧節度使

武寧軍徐州滕縣屬焉九域志滕縣在州北一百九十里

晏少時嘗

為群盜

少詩照翻

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

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

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之使勿復為

幸為于偽翻下請為同語牛倨翻復

扶又翻

為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為

之立衣錦碑

衣於既翻

許之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

孟漢卿坐納藁稅

藁禾稗也

場官擾民多取耗餘

場官藁場之官耗餘

者於納藁束正數之外又多取之言以備耗折也

又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

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已酉廢安遠永清軍

唐以安州

為安遠軍晉以貝州為永清軍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

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

羸倫為翻

但驕蹇不用

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

此

如唐閔帝潞王是也

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

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

去羌呂翻

又以

驍勇之士多為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

今之班直是也五代會要曰時詔募天下

豪傑不以草澤為阻送於闕下躬親閱試選武藝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為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

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

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

帥所類翻

由是

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史言周世宗

彊兵之效

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

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

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河自楊劉

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派匯為大澤普

拜翻匯戶罪

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

壞音怪古隄前

翻水回合也

代所築以防河者河灌齊棣淄諸州至於海涯漂沒民

屢徙故古隄在平地

田廬不可勝計流民採菰稗捕魚以給食

勝音升菰音孤蔣也稗旁

卦翻草似殺者

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

塞悉則翻下同

十一月戊戌帝

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

疾甚曰病

尋殂

年六十異曰劉恕云

考

世宗實錄薛史帝紀僭偽傳皆云顯德二年十二月劉崇卒大定錄云顯德二年春是病死紀年通譜顯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三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元年承鈞之天會十三年元開寶二年繼元改元廣運興國四年繼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記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偽署見聞要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是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

旦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又云鈞丙戌年二十九承位年四十三卒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漢都統追封定王劉繼顥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顥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丙午朔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是即帝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年甲寅是之乾祐七年也是卒鈞改元顯德四年丁巳鈞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宋開寶元年戊辰鈞之十二年也鈞卒繼元立開寶七年甲戌繼元改天會十八年為廣運元年據歷是歲九月丙午朔興國四年巳卯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鈞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九歲矣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宗之比也諸書皆傳聞相因前後相戾惟晉陽見聞錄遣使告哀于契丹劉繼顥碑歲月最可考證故以為據

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為

帝更名鈞

鈞漢主昱次子也
更工衡翻

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

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

粗坐五翻

每上表於契丹主

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馬希萼之帥群蠻

破長沙也

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帝乾祐三年帥讀曰率

府庫累世之積皆

為澠州蠻酋苻彥通所掠

澠音釵酋苻由翻

彥通由是富彊稱

王於谿洞間王逵既得湖南

去年六月王逵殺劉言始盡得湖南故地事見上卷

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

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苻

秦苗裔

苻秦之亡苻宏奔晉從諸桓於荆楚其後無聞彥通自以爲苻秦苗裔蓋言出於宏之後

宜

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

言大兵若至雖悔無及

彥

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

說式爲翻溪洞之地隋唐列爲

郡縣皆屬黔中道

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

使府謂湖

南都府雖自王於山谷之間

王于況翻

不過蠻夷一酋長耳

酋慈

秋翻長知兩翻

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

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

喜即日去王號

去羌呂翻

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達

谿峒諸蠻

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至者如雲達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

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

黔中自唐末至二蜀為武泰軍節度

黔其今翻

以虔朗為都指揮使預聞府政

預聞湖南都府之政

達慮西

界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瑫為邊患

王達之逐達鑄也表以劉瑫鎮遏羣蠻

為鎮南節度副使

鎮南軍洪州屬唐王逵表以其號寵劉瑫耳

充西界都招

討使 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

州事周行逢

自彭師高等擁立馬希萼於衡山自署武清節度使王逵因之以授周行逢 開

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

為治嚴而無私

治直吏翻

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

要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

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効乎

為行逢跡有譚朗張本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

諱榮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太祖是為聖

穆皇后后兄守禮生帝從姑長於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網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定難

節度使李彝興

李彝興即彝殷也避宋朝宣祖廟諱始改名彝興史以後來所更名書之難乃

旦以折德辰亦為節度使與已並列恥之

夏州自唐以來為緣邊大

鎮李氏又世襲節度使府州漢氏方置節鎮折氏父子又晚出故恥與並列

塞路不通周使

塞悉則翻

癸未上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向來每加

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

體上曰德宸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

弃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

賀音茂仰
牛向翻

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之

風俗通云凡氏之興九事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余按左傳衛有大夫齊氏此豈氏於國乎

彝興惶

恐謝罪 戊子蜀置威武軍於鳳州 辛卯初令翰林

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

敗官並當連坐

敗補
邁翻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

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

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

胡盧河俗

謂之葫蘆河即衡漳水在東光縣西三十里

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

信節度使韓通

周改曹州威信軍為彰信軍避太祖諱也

將兵夫浚胡盧河

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

冀州蓨縣東北有李晏鎮時築城屯軍以為靜安軍按薛

史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為壘將即亮翻

帝召德州刺史張藏

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

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

之以藏英為沿邊巡檢招牧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

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

行下孟翻

嘗為契丹所圍

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

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此河南謂胡盧河之南也

二月庚子朔日有

食之 蜀夔恭孝王仁毅卒

仁毅蜀主之弟也

壬戌詔羣臣極

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

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

行下孟翻

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

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

當丁浪翻

若言之不入罪實

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唐主以中書侍郎知尚書

省嚴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三月辛未以李晏口

為靜安軍

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

長安自此之後疆藩割據中國日蹙矣

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

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

以唐全盛版圖

言之蜀亦舊疆也以漢晉事言之則契丹入中原重以王景崇之亂階成秦鳳遂入於蜀

帝納其言

為取階成秦鳳張本

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

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

蜀置

雄武節度於秦州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鳳州刺史王萬廸非將帥才不

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札為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為之部曲 帝

以大梁城中迫隘

隘為懈翻

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

幟

幟昌志翻

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

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

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

廨古隘翻

聽民隨便築室

丙辰蜀主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及甲

兵

以備周也行下孟翻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

要寢食不忘

治直吏翻

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

未能混壹

吳李氏蜀孟氏幽入於契丹并為北漢

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

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

獻策

比音毗

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

梁失吳後唐得

蜀而復失之晉失幽周失并

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

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

黨內熾武夫外橫

橫戶孟翻

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

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

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

隱卽也

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

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

去羌呂翻

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

也

時使使之以時斂力贍翻

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

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

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

問古覓翻下同問同謀達協翻鄉讀曰嚮

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

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

與唐

中國以淮為境自淮源東至海幾二千里易以鼓翻

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

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

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

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

數動則民疲而財竭

數所角翻

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

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

帝之取江北王朴之計也

既得江北則

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

蜀可傳檄而定

時劉氏據嶺南孟氏據巴蜀王朴欲乘勝勢以先聲下之

南方既定

則燕地必望風內附

時契丹跨有燕地燕於賢翻

若其不至移兵攻

之席卷可平矣

卷讀如捲凡兵之動知敵之主此以其時契丹主言之也

惟河東必

死之寇

言北漢據河東與周為世仇也

不可以恩信誘

誘音酉

當以彊兵

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

事見上卷上年三月

力竭氣沮必未能為

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

也

是後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諸國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而取至於宣和則舉國以殉之矣伺

相吏

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

之後可以出師

期讀曰基

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

蓄積於邊上以為用

兵之

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

者

少詩
詔翻

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

斷丁
亂翻

凡所規畫皆稱

上意

稱尺
證翻

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

封府事

開封在輦轂下事繁職重史言世宗屬任王朴
自此而重然朴先事上於潛藩其君臣相得亦

有素

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

將即
亮翻

王溥薦宣徽南院

使鎮安節度使向訓

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廢
陳州鎮安軍周廣順二年復

上命

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晁居潤偕行

高唐
縣屬

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一
百七十里咎姓也音子感翻

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

關趣秦州

趣七
俞翻

勅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

勅額
者勅

賜寺額如慈恩
安國興唐之類

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

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

唐以魏州為鄴都興唐府晉改為廣晉府大名

府蓋漢所改也

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

戒壇僧尼受戒之所

禁僧俗捨身

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

煉指者束香於指而燃之

掛燈者裸體以小鐵鈎偏鈎其膚凡鈎皆掛小燈圈燈蓋貯油而燃之俚俗謂之燃肉身燈今人帶布枷以化誘流俗者亦幻惑之餘

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

藏斷音短幻戶辨翻

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

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

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見賢通翻

王景等拔黃牛

八寨

黃牛等八寨皆當在秦州界

戊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

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

蜀以秦鳳為北路

左衛

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

珂副之

武寧軍徐州屬周呂彥珂送領也珂丘何翻

客省使趙崇韜為都監

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

德陽縣屬漢州去成

都未達已懼而不敢進

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妾

西歸

重直用翻妓渠綺翻

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為奔敗莫不

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唐

午斬之於崇禮門

趙季札雖誅無救於秦鳳之喪失是以用人當審之於其初也

六

月庚子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寃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

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史言帝明謹於庶獄長知兩翻

壬寅

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

威武城前蜀所築也在鳳

州東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為蜀所擒

陳讀曰陣濮博木翻

丁

未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

間古莧翻使疏吏翻

欲與之俱出兵

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許之己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

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戊午南漢主殺潁州節

度使通王弘政

潁州漢博羅縣之地梁置梁化郡隋置循州治歸善縣唐因之至南漢改唐之

河源縣為龍川縣徙循州治焉以循州舊治歸善縣置潁州宋朝避仁宗諱改曰惠州九域志循州南至惠州

三百里

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南漢主龔廟號高祖

壬戌以樞密

院承旨清河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

清河

縣帶貝州權點檢三司事未除為正使

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

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

供副者供辦以應副所求澶時連翻

太

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為濮州馬步軍都虞候

濮博木翻

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

治直之翻鮮息淺翻

故帝以利權

授之然思其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自漢以來能如

此者吳主孫權及周世宗而已

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南行

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

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

秦鳳可取之狀

還從宣翻又如字

帝從之

八月丁未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

王景等敗蜀兵

敗補
邁翻

獲將卒三百已未蜀主遣通秦

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

戰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

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

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

觀古玩翻
鈸蒲撥翻

聽留

外句斷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

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

差

輸春遇翻時勅有隱藏銅器及埋窖使用者一兩
至一斤徒二年一斤至五斤處死若納到熟銅每

斤官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

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

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

施式
鼓翻

若朕身

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

九域志鳳州梁泉縣有白澗鎮

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

倉鎮及黃花谷絕周糧道

黃花鎮亦在梁泉縣界有黃花川大散水入焉

閏月

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

倉扼蜀歸路

趣七
喻翻

蜀染院使王巖將兵出唐倉與建雄

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巖及其將士

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

嶺蜀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奔秦州奔還成都觀

察判官趙玘舉城降斜谷援兵亦潰

玘蒲眠翻
曰十國紀年玘召

考異

官屬告之曰周兵無敵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即
逃我輩不能去危就安禍且至矣衆皆聽命舉城叛降

周斜谷援兵亦潰五代通錄官軍之圍鳳州偽秦州節度使高處儁引兵往復援之中塗聞黃花之敗奔秦州玘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儁遂西奔玘即以城歸國今從實錄

成階二州皆降蜀人

震恐玘澶州人也

澶時連朝

帝欲以玘為節度使范質固爭

以為不可乃以為郢州刺史壬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

屬之欲翻擇帥事見上四月帥所類翻

甲子上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

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

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冒莫北翻為于偽翻差之

為言
稍也

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

至成都請罪

皆以憂國
喪師也

蜀主致書於帝請和自稱大蜀

皇帝帝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劔門白帝

為守禦之備

守劔門以備北兵之自岐雍來者
守白帝以備北兵之沔峽而上者

募兵既

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權境內鐵器民甚苦之

權古
岳翻

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已

好呼到翻
喜許記翻

由是諂諛

之臣多進用

諂諛之臣謂馮延巳
兄弟魏岑陳覺等

政事日亂既克建州

破湖南

克建州見二百八十四卷
破湖南見二百九十卷
晉開運二年
太祖廣順二年

益驕有

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

聲援

援李守貞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又援慕容彥超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皆為

千偽

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

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

戍守謂之把淺

先悉薦翻把淺之處自霍丘以上西盡光州界

壽州監軍吳廷

紹以為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

史先叙唐所以蹙國之由場音亦

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

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

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磁詳之翻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堽橋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

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

自堽橋東

南抵唐境皆武寧巡屬也堽余拱翻

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

年之後必獲其利

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

丁未上與侍臣

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 先是大梁

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甚衆

先悉薦翻

上命悉直而

廣之廣者至三十步

此言橫廣也

又遷墳墓於標外

立標幟見

上四月

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沒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

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

世宗志識宏遠不顧人言然仁人不忍為也

王

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戊申

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

是年正月蜀置威武節度於鳳州

及

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環真定

人也

蜀將士多中原人蓋後唐遣之戍蜀為孟知祥所留者也

乙卯制曲赦秦鳳

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

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衆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
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唐

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瞻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

異平日衆情稍安

劉仁瞻之善守於此已見其方畧分扶問翻

唐主以神

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

州

趣七喻翻

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使

唐置

奉化軍於江州

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

定遠

舊唐書地理志曰定遠漢曲陽縣地隋置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

召鎮

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

還從宣翻又如以字難乃三翻

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

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

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

敗補邁翻下同

已卯又

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

此時唐蓋置鎮於六安山口按薛史本紀顯德四年劉重遇奏殺紫金山潰兵三千人於壽州東山口又疑置鎮於此地未知孰是

丙戌樞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鄭仁

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

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

官陳彥禧入貢

朝廷授弘俶天下都元帥故置元帥府判官

帝以詔諭弘

俶使出兵擊唐

使出兵常州以擊之則唐有反顧之憂為吳越兵為唐所敗張本

三年春正月丙午以王環為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

降也

以王環堅守鳳州城陷而後就擒也

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

人於上窰

窰餘招翻又作窰

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

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

曹滑鄭皆近京之州九域志開封府西至鄭州界一百一

十五里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四十五里陳許亦近郡而不發者以方征淮南道上供

億故也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

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

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

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

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

潁上縣隋置唐

屬潁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宋白曰潁上

縣漢慎縣也南北畫淮為守關防莫謹於此隋大業

二年於今縣南故鄭城置潁上縣以地枕潁水上游為名

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

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

九域志壽州安

豐縣有來遠鎮今按來遠鎮即東正陽西至潯河十里

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

艦數百艘趣正陽

趣七喻翻下同

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

名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

斷音短

則腹

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

鎮

九域志開封雍丘縣有圍城鎮

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

此必利

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

九域志開封府

翻及也

南至陳州三百三十里

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

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

艦戶黯翻礮與砲同普教翻

若浮

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

漲

春水方生故李穀慮淮水日漲

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

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穎

陳穎二州名

俟李重進至臣與

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

度徒洛翻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李穀之退未為失計也

但若屬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

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

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

萬萬為億億億為巨億詩所謂萬億及秬孔穎達所謂大數也

由是魏岑等爭譽之

譽音以為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龔遂黃霸漢之良吏韓信彭越

漢之良將治直之翻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

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

數百里重直用翻劉仁瞻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

瞻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

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瞻曰

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以城中戰兵乘城益守兵李重進度

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淮水西岸謂之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東岸謂之

東正陽屬壽州下蔡縣界此據九域志地里

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

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

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

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

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

梁置南譙州於桑根山之陽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八十里

隋始置清流縣唐為滁州治所清流關在縣西南二十餘里南唐所置也

滁州刺史王紹

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

九域志黃州麻城縣有永寧鎮此非也麻城在

壽州西南數百里帝猶未度淮安得至麻城之永寧邪又考九域志潁州汝陰縣有永寧鎮又東百餘里

至正陽此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則是也

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

復扶又翻殍被表翻

宜先

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

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

宋敏

求曰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為知隔

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

丙辰帝至壽州城下

營於淝水之陽

淝水自安豐縣界流入壽春縣界經壽春城北入于淮去城二里水北為

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

唐潁州有下蔡縣時

廢縣為鎮西抵
正陽五十五里

丁巳徵宋毫陳穎徐宿許蔡等州丁

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

營於塗山之下

塗山在濠州本塗山氏之邑禹會諸侯處也今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濱

淮有漢當塗縣故城南北朝兵爭之際為馬頭郡城淮水逕城北而東流渦水自西北來注于淮謂之渦

口南岸正

對馬頭城庚申帝命太祖皇帝擊之太祖皇帝遣百

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于渦口

敗補

邁翻渦

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

艘蘇遭翻

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為南面行營都

統使攻唐之鄂州達引兵過岳州岳州圍練使潘叔

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達左右求取無厭

犒苦到嗣厚於鹽湖

不滿望者譖叔嗣於達云其謀叛達怒形於詞色叔

嗣由是懼而不自安

為潘叔嗣殺王達張本

唐主聞湖南兵將

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為固守之計敬

洙不從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

耳

何敬洙為將亦唐之良也因王達有潘叔嗣之難又以成其名

唐主善之

二月

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廬壽光黃巡檢

使司超

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

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

敗補

邁翻盛唐本唐初之霍山縣也開元二十七年更名

盛唐屬壽州宋朝開寶四年改為六安縣九域志六

安縣在壽州南

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

二百一十里

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

陳讀

曰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

入滁州

宋白曰滁州之地劉宋為新昌郡梁立南譙州於桑根山西今州西南十八里南譙故城

是也北齊自南譙徙新昌郡今州城是欲斷橋自守

也隋廢州以其地為清流縣唐為滁州

斷音短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

為其主

為于偽翻

願容成列而戰

皇甫暉受唐莊宗畜養之恩一旦作亂莊宗以

之喪亡奔中國而奔江南委質於唐乃言人各為

其主蓋兵鋒所迫倉皇失措為是言以款敵耳

太

祖皇帝笑而許之

太祖自審智勇足以辦皇甫暉故許之

暉整衆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

陳讀曰陣

大呼曰吾止取皇

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

呼火故翻手式

又翻中竹仲翻

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為馬

軍副都指揮使

宣祖諱弘殷

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

開門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

命

史言太祖勇於戰謹於守

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帑

它

朗翻藏徂浪翻下同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

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

不可得也

竇儀有守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

太祖之識度豈一時將帥所能

及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

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

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與語悅之

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鞠然後決所活十

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

太祖重寶儀奇趙普皆在潛躍之時普自此為佐命元功

儀乃為普所忌而不至相位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

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

陳讀曰陣繁蒲官翻

太

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

朗齋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

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

好呼到翻輸春遇翻

甲戌

徐州以聞

九域志泗州西北至徐州七百五十里王知朗不敢詣軍前而抵徐州恐犯兵鋒而

死帝不答

以唐主猶敢抗禮也欲為兄弟之國也

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

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於

淝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

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邇日屢

與契丹戰

皇甫暉本魏兵唐莊宗使戍瓦橋拒契丹因而作亂其自謂屢與契丹戰蓋戍瓦橋

也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

後數日卒帝詔知揚州無備

詞古永翻又翻正翻

已卯命韓令

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

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

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

稱臣來請平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

繒錦二千匹

繒慈陵翻

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士午至

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

犒苦到翻說式尚翻

下欲說同

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

南唐祖唐

太宗之子

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

謂南唐與

吳王恪

周以淮為界

未嘗遣一介修好

好呼到翻

惟泛海通契丹捨華

事夷禮義安在

自徐溫執吳政屢泛海使契丹欲與共圖中國至唐烈祖及今主皆然

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

能移邪

言六國皆愚主故蘇張得行其遊說使遇英明之君雖辯如蘇張不能移也

可歸

語汝主

語牛倨翻

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

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

勞力到翻

汝君臣得無悔乎謨

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

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

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

九域志蘇州西北至常州一百

八十餘里

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

江陰縣本晉毘陵之暨陽

縣也江左分置蘭陵縣梁敬帝時常置江陰郡及江陰縣隋廢唐置暨州南唐始置江陰軍九域志在常州東北

九十里

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弘俶

為于

偽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

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

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

卒于恒翻

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

趣常州

趣七喻翻

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

流言欲擊德昭

吳越將士徂福州之勝謂唐之可乘也兵驕者破豈虛言哉

弘俶

匿德昭于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日先

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

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

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于佛寺

唐以揚州

為東都故置留守髡

苦髡翻被皮義翻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

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

長山在鄂州南界唐立寨以備潭朗

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

使耿謙降

唐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七載改名天長九域志天長縣在

揚州西一百一十里

獲芻糧二十餘萬

唐主遣園苑使尹延

範如秦州

梁有宮苑使又有內園栽接使唐置園苑使亦猶是也

遷吳讓皇之

族于潤州

晉天福四年唐烈祖自潤州遷讓皇之族于秦州今以周師攻逼復遷潤州延

範以道路艱難恐楊氏為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

還報唐主怒腰斬之

韓令坤等攻秦州拔之

南唐升海

陵鎮為秦州九域志揚州東至秦州一百一十五里

刺史方訥奔金陵

自秦州南奔秦

興縣度江取潤州至金陵

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于契丹主

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

去年帝置靜安軍于李晏口

以給

事中高防權知秦州

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

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

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

帥讀曰率南唐于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

置院周取其地置靜海軍尋升為通州通州南至大江二十四里絕江而南即吳越之蘇州界

潘叔

嗣屬將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

屬之欲翻集會也王達兼中書令故

稱為令公

今乃信讒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

輩能與吾俱西乎衆憤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

九域

志岳州西至朗州五百五十里帥讀曰率
達聞之還軍追之及于武陵城外

朗州武陵郡與叔嗣戰達敗死

考異曰湖湘故事云王達奉詔伐吳有蜜蜂無萬數集

達繼蓋周行逢內喜潛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覩王公妖怪入傘他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處富貴豈不是男兒哉叔嗣文表聞行逢之言已會深意遂乃拜受此語各散歸營廣本達命行營副使毛立為袁州營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于行逢以兵叛達達大懼乘輕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湖湘故事達連夜走歸朗州去經數日潘叔嗣始到潭州既聞王達走歸朗州亦以舟楫倍程而趨至朗州殺之今按世宗實錄顯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達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荆南高保融

言進達自鄂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
及鄂州叔嗣回戈襲武陵進達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
嗣攻其城進達敗走為叔嗣所殺又云三月壬寅進達
差牙將押送淮南將陳澤等蓋進達未敗前奏事三月
始達行在與薛史承襲傳及湖南傳記略同惟湖湘故
事及丁璫馬氏行事記載進攻袁州叔嗣叛之丁璫云
達三月至潭州四月叔嗣叛丁璫云五月五日叔嗣殺
達于朗州皆妄也周行逢據湖南仕進尚門蔭衍屢獻
文章不得調退居鄉里教授及張文表叛辟為幕職事
敗逃遁會赦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採摭故事撰湖湘
馬氏故事二十卷如京師獻之太宗憫其窮且老授將
作監丞衍本小人言辭鄙俚非有意著書故叙事顛倒
前後自相違背以無為有不可勝數素怨周行逢尤多
誣毀不欲行逢不預叔嗣之謀乃妄造此說凡載行逢
罪惡之甚者皆出于衍云璫亦國初人疑其或勸叔嗣
說得于衍書皆不可為據今從十國紀年

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

州太尉

時湖湘以朗州為督府潭州太尉謂周行逢也

豈不以武安見處乎

言行

逢必將以潭州處已處昌呂翻

乃歸岳州使團練判官李簡

潘叔嗣為岳州團練

使判官其屬也帥朗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

帥讀曰率下同衆

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

謂告也語也

行逢曰叔嗣賊殺主

帥罪當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為節度使天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宜且以為行

軍司馬俟踰年授以節鉞可也

觀此則周行逢本有奉辭討潘叔嗣之心以其

迎已故
不發耳

乃以衡州刺史莫弘萬權知潭州帥衆入朗州

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告于朝廷

行逢欲兼有潭朗也

以叔嗣為行

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嘗為之

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見上卷太祖廣順三年

權與節度使相埒耳

埒龍輶翻等也

叔嗣猶不滿望更欲圖我邪或說行逢授叔嗣武安節

鉞以誘之

說式芮翻誘以九翻

令至都府受命此乃机上肉耳行

逢從之叔嗣將行其所親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

逢相親善

行逢叔嗣親善事始見二百九十一卷太祖廣順二年九月

遂行不疑行

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自出郊勞

勞力到翻

相見甚懽

叔嗣入謁未至聽事

聽讀日廳

遣人執之立于庭下責之曰

汝為小校無大功

校戶教翻

王遠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

帥所類翻

吾以疇昔之情未忍斬汝以為行軍司馬乃

之

拒吾命而不受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為請遂斬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貢生臣王樞